

欽陽江行 著

長詩集

长诗集

欧阳江河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诗集 / 欧阳江河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594-0016-1

I. ①长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51874 号

书 名 长诗集

著 者 欧阳江河
责 任 编 辑 于奎潮 王娱瑶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3.25
字 数 26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0016-1
定 价 48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 1 辑

(1984.9—1993.2, 成都)

- 003 悬棺
- 019 快餐馆
- 027 马
- 033 椅中人的倾听和交谈
- 041 傍晚穿过广场
- 047 咖啡馆
- 056 1991 年夏天, 谈话记录
- 066 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

第 2 辑

(1994.5—1995.9, 华盛顿 DC)

- 075 纸币, 硬币
- 082 我们的睡眠, 我们的饥饿
- 089 雪

第 3 辑

(1997.5, 斯图加特)

103 那么, 威尼斯呢

第 4 辑

(2008.5, 北京)

115 泰姬陵之泪

第 5 辑

(2009.9—2012.5, 弗尔蒙特, 纽约)

133 53岁生日

139 凤凰

156 黄山谷的豹

167 老虎作为成人礼

第 6 辑

(2012.3—2014.4, 北京)

177 笑的口供

206 问题所在

215 四环笔记

- 225 老男孩之歌
231 “中国造” 英语
239 大是大非
247 看敬亭山的 21 种方式

第 7 辑

(2016, 北京)

- 259 自媒体时代的诗语碎片
285 祖柯蒂之秋
328 古今相接

395 火星人手记: 关于长诗手卷

第1辑
(1984.9—1993.2, 成都)

悬棺

他们向一座巨大的城堡走去。

城堡的正面写着：“我不属于任何人，而是属于所有的人。你们在尚未进来之前就已经置身其间，而当你们出去之后依然身在其中。”

——狄德罗

第一章 无字天书

所有的瞬间是同一个瞬间。

现在听到的寂静至高无尚：它以暴君般的荣耀入主众物的血肉之躯，朝五个方向狂奔成五匹烈马。五内俱裂，散为五行：金，木，水，火，土。

现在读到的天书以眼睛为文字：每一只眼睛是一种语言的消逝或一堆风景的破碎，繁殖禁忌和遁辞。回声浮动，层层山群睡如美人。黄梅之雨在无可奉告中悬挂，遍地歌哭晒成盐中之盐。

现在触摸到的本体形同乌有：面对空旷八荒，面对生生灭灭、聚散无常、千人一面的族类，悬棺无魂可招，无圣可显。皇皇天道泼为风水，一空耳目幻象。

无冕无国的诸王之王：那是谁？

从重心到边缘，一切解体都是反方向形成。为了对称，必须再次君临，并在两个母体中居丧于同一个日限。这日限涂满矿坯之冷——

那么你，幸存者，面对高悬于自身陨落的唯一瞬间，有什么值得庆幸？被无手之紧握、无目之逼视所包围，除了你自己，除了一代又一代的盲目，又能收获些什么、炫耀些什么？

人头骡如谣传。

款款的千古狂发披散于断颈之悬头，拖曳成冗长绝笔，于横亘之前四溅，如手相，如鱼卵，如战乱杀伐之消息。一段缠满死蛇之结的岁月被拾起，腰斩之后，凌空甩成响鞭。

滚滚黄沙吹酸了空旷，吹酸了薄暮时分的视界。反目抽出太阴之气，使四顾茫然的目力消逝于所见之

物，既无灰烬又无烟水之痕：那是谁？以炎黄血缘
引灌年复一年的新婚之夜、破水之夜、弥留之夜；那
究竟是谁？

无边无际的斋戒使所有供品变为石头。更深更远
更为冷漠的绝食，聚成某种气氛，足够饿雕之群挥
霍，施舍，自戕，或醉翼一挝凌空狂想一番……

那么，又有什么值得庆幸？

既然死于数千年前的结绳之死，溺婴之死，丧伦之
死，无端车裂之死，其血玄黄之死。所有这些死亡
与生者同在，划地而永居，一如骨臼中的红色炎症，
又如血气中不可祛拔的腥膻之根脉。你，幸存者，
除了死亡又能延续些什么？

再沉重的石头一经翻动就成为天书之页，那么，有
什么声音被听到时不发出词的撕裂？那些智慧、那
些匮乏、那些非非之想，在布阵蜂拥的词根中盘结
如盛大的军队，参酌于精心删削过的空空头颅，相
克相生。唯一的神谕说：一切死亡都是未遂的。

所有的人死于同一个杜撰，死于比死亡更为可怕的
永生。每一个诞辰和忌日，都把众多亡灵从各自的

超度中唤醒,为了再度死去。为什么要杜撰一个不死,旋即放弃,让生命在幸存者的寿限中成为一片悄声细语?

而诸王之王的诏书一再展读。

鼓盆之声不绝于耳……

那么,又能炫耀些什么?

既然很深的凝视被剜去了眼核。时间以咤然忘言的款式和人类联姻,一如和昆虫联姻那样。空洞任意肿胀,仅有影子的蹲鸟在一片纯光中形成动态盲点,穿刺角膜,改变太阳的方向。左目之侧某个凶兆的舞蹈是多手足多面具的。你,幸存者,除了谎言还能说出些什么?

最高的寂静在寂静之外。而你拘守在声音中,并无花粉的耳垂绽开于裹胁如黄蜂的音群,听而不闻。食肉的触须捕杀幻象有如捕杀落水之禽、扑火之鸟。

无数不可言说的症状随意揉捏成各种器官,垂挂如悬赏,如版图,诱惑如无蕊之花。含混的端倪洞开于睡眠之终了,这就足以使眼睛生长出芒刺和肉毒。是谁膺造了刮削术并任其阉割媒介,横流千

古，高踞于不可逾越的戒律之上？

那么，又能收获些什么？

成千次掠夺和奉献之后，空无一物的收获只能萌生饥饿。未经垦拓的灵魂空地谜一样开满处女的乳名，仅有的人性之荣耀，像初夜权一样充满放弃的危险。成熟的形象是地狱，整个秋天是涌自地狱深处的疯狂攫有。太阳以死人之电渗和大气、急风、陨石之雨，在果肉暴溢的季节隆起金黄色的蛊惑，压迫人类，怜悯人类，出卖人类。难道一次次采摘会将四周松懈下来，变累累果实为活血吗？

如果生存下去的全部理由只在一年一度的谷穗中才显得饱满，收获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一个迫近因拒绝而始终遥远。

歃血为盟，如此多如此无辜的流失形成山脉的走向。在源头，人的血流自禽兽的血，石英的血，植物的绿色的血，被烫伤并被畅饮的火酒的血。多足虫似的伤口纹丝不动地爬行于时间的表层创面。盟约过于单薄，羊皮纸的天空一撕就碎。

于是，泼鸦阵之黑于青铜器皿。混血的食谱，无起

源无向度的食谱，于断乳众兽的火拼中淬成金属，削发为剑。人子之头在鸿爪或游刃上成熟，三捣之后，纷如糠秕。

角号蘸着圣牛之血，吹奏空中飘魂。一丛从眼睛和水洼茫然无主，无孕可受者仅仅是火、是狼烟、是无女之高丘吗？

一些瞬间在另一些瞬间中被界定。一切瞬间都需要雪洗，以至水流成速度。怎样的崩如乱雪之碎思，怎样的犀角挂影之长飘、之搅扰、之幽独，怎样的夭折和逃离和骤然之变，一一粘着于通体透亮的水晶之词，动弹不得。

天年之轮在其中作静止的转辗。

真正的死亡是天外大鹏之俯瞰，没有高度能够抵达。每一次死亡都推出一片渐深渐远的衬影，不可企及却又历历在目。过多的重复使死亡成为唯一的箴言。

建造那高高在上、下临无地、横绝万世的空中城堡，仅仅为了预示崩溃？

你，幸存者，将在哪一页天书中读到自己的名字？

第二章 五行遁术

所有的归宿是同一个归宿。

狂想挣脱结绳,一种君临,一种漠然,从怪鸟之飞旋获得时间的形象,渺而静,而动,不问谁去谁留。一片咒语把黄道吉日收成冷调子,直到吹出血来,直到眼睛在关闭之前像伤痕一样被吹裂,直到汹涌的阴影在亮光中形成水晶般清澈的茫然。

既然流出了最初的一滴,血就会流尽。既然一次又一次生还,依然返回一样的谎言,一样的仪式,初心,空无所有,那么,死亡拥有一切。天葬。土葬。水葬。火葬。风葬。悬棺葬……

死者离去,而你们生还。

旷世头颅,空空如获救之谜,空空而在重量之中,充溢之中,低俯或高仰都不可能。一脸惶惑像水在礁石间的布影。你们以涂抹五毒的舞蹈聚束肢体,像微风的姿态来自断树,透露并虚构阴影,让获救的短暂时刻完成时间,化为危巢之卵遍野溅起。

哦,这无中心的权力之时刻。一切权力都逃自阴阳之交替,灵肉之交替,毁掉不见的脸孔与面具之交替。交替之外,无昼无夜,无动无静。一切发生都是词语的发生。这一刻无人获救,也无人死去。
大限如遏,永远是这一刻。

切开子夜,一道狂暴的豁口伸入流言或血,裂子宫为两岸。不舍昼夜的白色流逝有光之皱褶,剑之速度。逝者无争,思之闭、目之闭、毛孔或穴位之闭,在洞开中守如处女,舀干水滴,让梦中之醒对梦无法远离。梦与醒之间:沉沉睡眠如浇。

成群枯骨蹈歌而舞,直到哑然变白的动作脱去四肢栽入泥土,以根的形状裸露年华。太阳是血的第二次,很深的流淌像风受困于空心,像再度的光滥杀死者,他世之身从来是无辜的。旁枝错出,成千只手臂来去自如,抓住并瓜分鸟巢,一年一度结胎,一年一度还魂。

柔软的天空摊开,收敛如肿块,静止如末日。离心或向心在同一倾向里,边缘意识冷冷凝血。

深不见底的渊薮悬于绝顶。时间有太多的荣耀,足以使鹰之权威占有死亡的高度。人伏罪于地,朝鹰

之啄泼肉之铁，谣传压顶，阴影之征服向南方，高不可问之天意向猝然一片击倒。鹰之羽蓬松如晕，近乎预谋但比预谋更不可限量。白而猛烈之光挥动逆光之笔草就黑暗，挖出眼球命中盲瞳。反响从各处传来。

你们耗空时间一黑一白，耗空劫数亦此亦彼。窠臼之人头一掷而成孤注，果真能在天为鸟，在水为鱼吗？如果始终不来的消息是渺渺黄鹤，水便是高深莫测的不言，谁也不知道在水一方的鱼人是怎样变作宁静的图腾，在浮起的纹饰中囚于终生流放，在无水的陶罐中痛饮千年之渴，在弱于空气的消逝中，将鱼之声音敲叩成必朽之木。

一些不曾掀起的卷帙浩繁之风暴，一些堆满哑字的虚白之页，一些底细，一些活着凿入碑阴的蒙难日。殉葬品的公开发掘，使人之血一再失去最初的红色。聚敛腐朽的墓穴也聚敛人世的奢华。饥饿一经装饰，就剽窃牙齿的形状。牙齿自牙床和咀嚼的逃窜，被看作取缔的先兆。

第三类接触无非是以牙还牙，以影子对影子，以拒绝对拒绝。穿颅术以一念之差洞穿千里，反串从死到生的悬殊。万类在轮回之圆同心，造化终极布满